

晚清名将

陈明福◎著

左宗棠

全传

下册



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
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
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
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晚清名将
左宗棠全传

(下 册)

陈明福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二十四章 海塞之争

100. 争论缘起的时代背景

人若挨打，要分“对象”、看“资格”。儿子被老子揍几下，事出有因，须自愧自省；老子遭儿子打了，有悖伦理，叹世风日下。阿 Q 挨了赵太爷的竹杠、假洋鬼子的手杖，他便“双手去抱头”；假如是“满脸胡子的东西”、或是“位置在王胡之下”的小 D，他就口中大骂“妈妈的”，要与其揪住头发干仗。自 1840 年以来，大清帝国充分领教了西方列强的“大竹杠”、“黄漆棍”的厉害，心有余悸；如今，“蕞尔岛国”日本竟也敢在日趋没落的“太岁”头上动土，如同小 D 占了土谷祠的一角拉屎撒尿，这能不引起阿 Q 愤怒、朝野震惊吗？

日本侵占台湾，向清国挑起侵略战争，首先要从日本处心积虑地、一步步地吞占琉球群岛说起。

琉球群岛位于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群岛。琉球从 1372 年（明洪武五年）起向中国朝贡，500 余年从未间断。从 1383 至 1866 年，有 24 个国家受中国皇帝册封。1609 年日本萨摩藩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诸岛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南部仍由琉球国王治理。诡计多端的日本人既要琉球向自己纳贡，又不允许显露出任何日本势力存在的迹象。清政府始终把琉球看做自己的藩属，不清楚它的双重地位。1871 年底，有两艘琉球贡船遇台风漂至台湾，其中“八重山”号船获救，45 名船员被地方当局和当地居民护送到台湾府城。另一艘“太平山”号船在台湾南部北瑤湾触礁沉没，3 人淹死，66 人靠水上岸，中有 54 人被土著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其余 12 人被营救至府城，与那里的“八重山”号船员一起，乘轮由福州转送回国，这是日本挑起侵略战争的口实。

1874 年 4 月 4 日，日本正式成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由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中将任“台湾事务都督”，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准备出动军舰“日进”号、“孟长”号、“有功”号和运输船“三邦”号，兵力 3600 人。日本此举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和反对。在外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下令军舰延迟出发。但西乡从道抗命，他和大隈重信乘“有功”号连夜起航，假道厦门，于 5 月 7 日在台湾南部琅峤登陆。当地民众对入侵者进行了顽强抵抗。6 月 3 日，日军攻占

牡丹社,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准备长期占领。

日本悍然派兵侵占台湾事件,引起了长期以来对近邻日本高枕无忧的清廷朝野震动,开始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1871年12月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东岸被害事件发生后,日本就借事煽风点火,把琉球船民称作日本属民,向清廷抗议,并扬言出兵讨伐。这一事件,固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早已做了吞并琉球与台湾的准备,同时也与清政府外交无能,以及军事失策、对抗不力有很大关系。

在1873年2月,日本政府曾受美国的教唆,派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赴华,以换约的名义向清政府进行讹诈。

琉球群岛的丢失也与李鸿章不惜以领土主权换偏安的误国政策与软弱态度有关。当日本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时,总理衙门指示何如璋到日本后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闽省大吏对向日本交涉琉球问题顾虑重重,害怕日本“辖琉球为挑衅之端”。李鸿章认为:

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迹于日本。

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百唯不暇,亦且无谓。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任凭日本把琉球群岛从清朝属地划入自己的版图。

如同“得陇望蜀”一样,日本“得琉球望台湾”。只隔二年,日军在台湾登陆。

1874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派西乡从道中将带兵3000人进攻台湾。清政府派去的援军原处于优势,本可击退日本,但奕訢、李鸿章等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软硬兼施的调停下,与日本签订了《台事条约》(即《中日北京专约》),赔款50万两,还承认原归中国管辖的琉球由日本“保护”。以一个堂堂大国竟受制于东邻小小的岛国,朝野上下无不感到耻辱,也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造船制炮、加强海防的呼声。

9月,总理衙门为应付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加强海防的6条应变措施,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谕旨各处督抚、将军等详细筹议,限一个月内复奏。

1874年(同治十三年)底,清廷收到了各地方督抚的复奏,看到原来筹议的“海防六策”,本是为长远之计,但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员,却提出了放弃新疆,停止西征。因此决定召开朝廷大臣会议,由亲王、郡王、大学士、九卿参加审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北肃州大营中,突然出现了如下震动全军的一幕……这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寒冷。

肃州的行辕里,左宗棠只穿一件粗布棉袍,一边呵气暖着手,一边全神贯注地

起草着呈朝廷的奏折。当值的亲兵进来添炭，才发现炭火早已熄灭。亲兵一声不响地把火重新生起，又拿起擗在一旁的一件老羊皮袄轻轻地给左宗棠披上。谁料左宗棠猛地一挣，把羊皮袄掀在地上，大吼一声：“混账！”亲兵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大人息怒，小的只是想大人衣衫单薄，怕冻坏了大人，故而，故而……”

左宗棠没有说话，把羊皮袄从地上捡起来，自己披好，又示意亲兵起来。亲兵哪里敢动，左宗棠便一把将他拉了起来，说：“本部堂办公之时，他人一律不得打搅。你应该知道。念你一番好意，本部堂就不责怪你了。下去吧。”

亲兵定了定神，跪着磕了个头，起身拿起炭篓就要走。忽听左宗棠叫他：“回来。”他连忙回来打躬道：“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左宗棠看了一眼衣衫同样单薄的亲兵，一把扯下羊皮袄，扔给他，说：“你拿去挡挡风寒吧！”便又埋头写了起来。亲兵愣了一下，连忙拾起皮袄，双手捧起：“打死小的也不敢！”

左宗棠头也不抬地说：“叫你穿你就穿。去吧！”

亲兵无奈，一手提着炭篓，一手提着皮袄出了书房。

不一会儿，左宗棠隐隐地听到辕门外有马疾速奔来又忽然停下，然后是一阵忙乱的人声，最后有一个人飞跑着冲向书房，“轰”的一声撞到门上。“又是有人打扰他写奏折！”左宗棠正待发怒，忽听得门外通报：“禀大人，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文书！”

左宗棠听了一怔，忙放下笔，离位起身过来开了门。只见一个亲兵跪在地上，双手高捧着一只木匣。左宗棠伸手拿过木匣，转身进了屋。他有些疑惑：什么文书？要用六百里加急递送呢？

亲兵待左宗棠接过木匣进了屋，便起身要回值房。刚走了没几步，就听得书房之中爆发出一阵号啕大哭声，吓得这个亲兵忙一转身回到书房门口，想问一问，可是马上又后悔了，心想：文书讲的肯定是朝廷大事，哪里是我们小兵可以乱问的；要是关系到大人，一问起来就更麻烦了。于是决计不问。可他一听屋里的哭声越来越厉害，还是忍不住朝里瞄了一眼。结果这一眼把亲兵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倒退了好几步，一脚蹬空，从台基上掉下来了。

他看到军机处的文书放在案上，左宗棠跪在书案前，一边如捣蒜般地叩头，一边悲痛欲绝地大哭。

左宗棠的哭声和亲兵摔下的声音惊动了行辕里的众人，大家都围拢过来。

提督徐占彪、刘锦棠这两个左帅的爱将走在最前面。他们也很纳闷，走过来问过了亲兵，便蹬上台基，凑到书房门口，小心翼翼地叫着：“大人！大人！”连叫了两声，左宗棠不但没有反应，那哭声反而越来越高。二将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进来。左宗棠显然听到他们进来了，但丝毫没有止住哭声的意思，只是伸手拿过军机处的文书送给二人。二人一见之下，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陪着左宗棠痛哭了起来。

左宗棠

军机处的文书里只讲了一件事：当今皇帝已于同治十三年冬十二月甲戌（初五日）崩。立醇亲王奕环之子为帝，入继大统，为嗣皇帝。并奉上谕，各省将军、督、抚、都统概遵成例，不必来京叩谒梓宫。

同治十三年冬天的肃州城和全国每一座城市一样，都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

身着素服的左宗棠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他搬了把椅子，面壁而坐，静静地思考着。他早已经从初接讣告的极度悲痛中恢复过来，他现在要仔细考虑一下今后的形势。这对他自己或是对收复新疆的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冒出来的是一连串的疑问：皇帝今年才19岁，怎么就撒手人寰了呢？是先天体质不佳呢，还是突发急病不治呢？大行（同治）皇帝去年刚刚大婚，尚无子嗣，却为什么由“载”字辈的近支人继呢？而且说明是继承文宗（咸丰皇帝），那么谁来继承大行皇帝呢……

左宗棠苦思良久，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立新君之事必由慈禧太后决断，只有立“载”字辈的幼主，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如果立“溥”字辈的，她就成了太皇太后，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行垂帘了。要如此说来，今后的大政还是出于太后之手。

想到这里，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对洋人有些畏惧，但也异常仇恨他们。而新疆事件虽然有英、俄两国的背景，但主要的敌人是阿古柏，是个原为藩属的蕞尔小国。对于这类东西，太后是从来不留情的。只要他上奏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并指出一般说来不会与洋人发生大动干戈，太后就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要说到问题，那就只有粮饷是个大问题。自从朝廷用兵西北以来，军费支出一直非常庞大，虽然仿照平“发匪”时的制度，令西南富庶省份输运粮饷，但一来路途遥远沿途损失可观，二来各省督、抚也并不与左宗棠一心，多有怠慢、延误甚至不发粮饷的，这点最让他伤脑筋。

想到这里，左宗棠不禁又皱起了眉头。

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个解决办法，但此计一旦公布，他会遇到来自朝廷内外和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压力。

101.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京师的气氛却与外地大不相同，既有悼念的悲痛，也有庆贺新正的喜悦，还有一股常人不易察觉的紧张。

李鸿章因为官居直隶总督，职在拱卫京畿，所以要入京待命。其实这只是成例，是形式。也没有什么“命令”可待，因为京畿重地从来戒备森严。大清入关200余年来，还没有人敢在国丧期间起事造反，进逼京师。或者说，即便在平时，也几乎没有人能够祸乱京师。当然，这不包括洋人。而今天下变乱纷纷，京师的保卫更是

严而又严。太后和皇上尽可以高枕无忧。

可皇城的人们,上至两宫皇太后、各家亲王,下到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在愁,在忧,都放不下心。

李鸿章却是踌躇满志,他刚刚复奏了军机处的咨文,在奏折里面提出了一个异常大胆的计划。他知道这个计划的实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坚信这是造福天下的大好事,故而他要调动一切关系为他助威。这次入京,他就要大大地活动一番。就在李鸿章筹划他的大事之时,文祥却在为同样的事大动肝火。

原来军机处交东南各省督、抚、将军 15 人复奏的咨文,各大员已经按时复奏来京,文祥不厌其烦地一一阅读,结果既在预料之中,又大出他的意外。故而 he 急忙带上 15 份奏折赶到恭亲王府,要与恭亲王商议。

此时此刻的恭亲王却毫无兴致商议什么国家大事。原来在同治皇帝执政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辱。事情起自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郡王载澂。这个小畜生竟敢教唆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去逛妓院,恭亲王知道后赶忙带人去制止,却闹得龙颜大怒,第二天就下诏革去他世袭亲王的爵位,降为郡王,载澂降为贝勒。其实恭亲王与同治皇帝的矛盾早就爆发在是否修复圆明园这件事上,由于恭亲王反对修复圆明园,皇帝对他不满。载澂之事只是借口而已。好在第二天慈禧太后便下懿旨,赏还他们父子的爵位。

可有此一折腾,恭亲王的心凉了大半:皇帝意气用事,太后又反复无常,而今同治皇帝晏驾,却立醇亲王之子即位,老七那个没脑子的居然爬到他头上来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呀?

所以恭亲王今天于见不见文祥是颇犹豫了半天,后来文祥再三说明有重要公务,他才传文祥进来。

文祥参见过了恭亲王,把来意讲明,恭亲王听说有 15 份奏折,便皱起了眉头。文祥见状,心里暗叫不好,忙说:“王爷不必烦恼,卑职已经把这些折子都看过了,只是有些事情实在关系重大,故而要禀报王爷。”

“讲来听听。”一听文祥的解释,恭亲王才放松了下来。

“此次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的复奏,都赞同加强海防,兴办水师。”

“哦!这不是举国一心么?”

“是。但因为如今西北吃紧,东南告急,同是外夷逼迫,一个是‘海防’,一个是‘塞防’,这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孰先孰后,各大员可各有主张啊!”

“讲来听听。”文祥提到西北军务,这引起了恭亲王的兴致。

“遵命。依卑职大概算来,约有三派。”

“是哪三派?”恭亲王糊涂了,“不是只论海防、塞防么?”

“是。一派以为重在海防。有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还有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楨。他们强

调海防为当前第一要务,要求优先筹办海防。”

“那第二派呢?”

“第二派以为重在江防。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祿。都认为应该整饬江防,乃为东南久远之计。”

恭亲王没出声,只是点了点头。

文祥接着说:“第三派以为重在塞防,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特别是王文韶,建议朝廷全力注重西征。”

恭亲王一听说支持塞防的人只有这么几个,就有些的不悦。忽然他想起一个人来,忙问文祥:“哎,直隶的李鸿章有什么意见呢?”

文祥一听,苦笑一下:“卑职今天就是为李鸿章来的。”说着抽出一份奏折,呈给恭亲王:“王爷请亲自看一看他的折子吧。”

恭亲王大惑不解,接过折本,看了起来。

李鸿章这份奏折名为《筹议海防折》。前半部写的是他完全赞同学习西洋技术,兴办新式海军,还提出了许多“求富”之法。看得恭亲王连连点头,还说了一句:“好!不愧是办洋务的后起之秀!”文祥在旁边提醒他说:“王爷,有您急的时候。”

果然,恭亲王越看脸色越难看,还轻轻地念了出来:

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厄漏,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定不能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现,兵力财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谈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询,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蹶者哉!

恭亲王看罢,却不出声。把奏折折好,轻轻放到桌上。文祥见恭亲王没有反应,坐不住了。他凑到恭亲王面前,拿起李鸿章的奏折,轻声问道:“王爷,您看……”

恭亲王长吁了一口气,问:“这些折子可曾入奏?”

“尚未入奏。”

恭亲王点点头：“即刻入奏，全凭太后、皇上定夺。”

文祥听了这话，并不甘心，还想追问。

恭亲王看出他的焦虑，笑着说：“军机处少问了一个人。”

文祥茅塞顿开，连忙告退。

待文祥走后，恭亲王拿起桌上的盖碗，狠狠地往地上一摔，看着四处飞溅的碎瓷片，他从牙缝里挤出三个音节：“李——鸿——章！”

文祥和恭亲王看过李鸿章的奏折都气得头上冒烟，这是因为他首先认定新疆是一块无用的地方，而且矛头还直指康熙、乾隆皇帝。其实，新疆隶属于中国版图并非自清朝开始，在约2000年前的西汉，就有隶属关系了，后文自有详述。

接着，李鸿章认为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将来定不能守”。中国打不过阿古柏侵略者，因为他有俄英二强撑腰。于是，他提出了西北撤军的建议，这也是复奏的核心所在。最“著名”、最“要害”的话，便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这一比喻是说新疆好比四肢，人的四肢丧失了“于元气无伤”；海疆是“腹心”，要防止“大患”。

朝廷本来是讨论加强海防，李鸿章却借题发挥，锋芒转向西北边塞防务，要求放弃新疆“无用之地”。

李鸿章的议论显然十分荒谬，且可恶之极，但响应他的人倒也不少。有些是负责海防的督抚；有些是不愿继续为西征军供应军饷的中央、地方大员；有些是李鸿章的学生和老部下，曲意逢迎他；也有些是和他唱同一个投降媚敌的调子的。各有各的目的，这时却团结起来，一致对付负责塞防、指挥进军新疆的领袖左宗棠。

福建巡抚丁日昌是李鸿章的忠实追随者，他说：“凡外国陆地之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其水路之实逼处此者，则动制我要害，志有鲸吞，而不在蚕食。”照他的说法，中国地方大，只要不被敌人一口鲸吞，而让他们得步进步，慢慢蚕食，倒是无妨的。

山西巡抚鲍源深也附和李鸿章，他说撤兵节饷、放弃新疆有六大好处，他认为这才是“百世靖寇绥边之长策”。他警告清廷说：“如果不改计，一意西征，国库将日窘一日，近忧孔迫，远思方深。”

刑部尚书崇实也附和说：新疆“纵能暂日寸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

两江总督沈葆楨原是左宗棠好友，左宗棠曾推荐他督办福建船政局，他受李鸿章的唆使和影响，也要求清廷停止进军新疆，全然忘了他的舅父、岳父林则徐对新疆将遭瓜分的无穷忧虑与保卫新疆的未竟事业，这是他人生的大污点。

在地方大员中，也有几位反对李鸿章的意见，认为抗俄十分重要。如山东巡抚丁宝楨、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和湖南巡抚王文韶。王文韶极力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他认为沙俄鲸吞西北是迫在眉睫的事：

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李鸿章听到有人反对他的意见，气急败坏。当然他知道最重要的反对者，将是远在西陲的左宗棠，必须全力对付。因此在廷议之前，他四处策动，书来信往，不辞辛劳。光绪元年正月他刚参加同治帝丧礼回到天津，立即写信给好友河南巡抚钱鼎铭，唆使他“抗疏直陈”，要求将豫军宋庆部队撤回河南，以削弱西征军实力。钱鼎铭立即于二月上疏，请将宋军调回潼关，并说明是李鸿章的主意。江西巡抚刘秉璋原是李鸿章部下，因为主张抗俄，李鸿章写信痛斥，说他是“坐屋内说瞎话”，“大肆簧鼓，实出期望之外”。

在李鸿章的鼓动之下，顿时全国响起了一片“停兵撤饷”、“退出新疆”的噪声，似乎放弃新疆才是爱国，主张收复新疆反倒是卖国。

清朝廷原来调左宗棠西征，最终目的就是要收复新疆。甘肃回事尚未平时，清廷就接二连三命令左宗棠派部分军队出关，本没有放弃新疆的意思。自李鸿章带头一闹，朝廷倒又没有了主意，连光绪帝生父奕譞也附和起李鸿章来，说：“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

当时朝廷中有一位老成谋国之士，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他虽是满人，但不歧视汉人，一向支持左宗棠的西征。他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必须保住新疆。但这时最重要的是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身为西征统帅，拥有重兵，对敌我情况最为了解。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如果左宗棠也认为西征军可撤，那么朝廷没有可倚靠的人，新疆也只有丢弃了。

此刻的李鸿章正在近海的一座豪华的宅院里拜见醇亲王奕譞。对于朝中走红的大臣，李鸿章原本就是从不放松的。而醇亲王不但一跃成为当朝第一权臣，更是当今万岁的生身父亲，俨然是太上皇一般，李鸿章更要抓住机会大肆巴结。另外，在海防问题上，李鸿章也需要一个特别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没脑子的靠山。

醇亲王刚刚带着一大家子人从王府里搬出来。这全是由于蒙太后眷顾，立了他的儿子载湉为新君，他的醇亲王府便成了“潜龙邸”，臣子不能居住。堂堂皇帝生父只好举家搬迁，另择府邸。虽然新府诸事尚未安顿，但并不妨碍醇亲王接待来客，特别是李鸿章这样的客人。

在新府的后殿里，李鸿章正向醇亲王呈献礼单。醇亲王乐呵呵地接过来，一边打开，一边对李鸿章说：“少荃，这又何必？你真是太客气了。”说着，往礼单上一看：“哎，这是……”醇亲王从礼单里夹出一叠纸来。

李鸿章抢上一步，赔笑说：“这是卑职的一篇奏议，请王爷指点。”

醇亲王很好奇，从来也没见过送文章礼的。于是把礼单放在一旁，郑重其事地把文稿打开，仔细地看了起来。李鸿章献来的正是自己的那篇《筹议海防折》。

醇亲王看过一遍之后,不禁连连点头。他转过头来对李鸿章说:
“少荃此议,于情动情,于理得理。实在是本朝少有的佳作啊!”

李鸿章连忙离座行礼,道:“王爷过奖了。”

醇亲王若有所思地说:“前日太后提起过此事,也是左右为难呀!不过今日一见少荃此议,实为救国之良策,我必相机在太后面前进言,为少荃助威。”

李鸿章一听,赶忙给醇亲王叩头道:“卑职感谢王爷栽培。卑职就告退了。”

醇亲王把脸一沉:“哦!不许走。就与本爵一起用膳!”

李鸿章听前半句本是一惊,等到后半句,便喜出望外,忙不迭地叩头说:“卑职谢王爷恩典!”

102. 力主海塞两防并重

文祥把15件奏折上奏后,慈禧太后也犯了难,文祥趁机奏请让左宗棠参加有关的廷议。于是总理衙门拟旨,特下了密谕,将李鸿章、王文韶的两种主张不点名地通报给左宗棠。

此时的左宗棠正在肃州城外的大营里生着闷气。原来自从去年冬天朝廷决定用武力收复新疆后,委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负责关外军务;命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户部侍郎袁保恒为帮办。可实际为西征做准备的只有左宗棠一人。

左宗棠内心极为烦乱,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涌上心头。

他想到了成禄。

“一定要参掉这之个无用的东西!”左宗棠把火盆里的炭拨了拨,恨恨地说。

他又想到了景廉。

此人身为钦差大臣,是代皇帝督师的,在他身上有太后和皇上无限的信任。可面临将要发生的艰难的战斗,他竟还在忙着讲成法、论兵书,强调祖制如何如何,毫无统驭三军的才干和气度。还为了粮饷小事与副职争端、不睦,成何体统!还有,最让左宗棠痛恨的是:新疆的镇迪道本属陕甘总督管辖,而景廉到任以后,派员督管镇迪道,并不许陕甘总督插手。干涉左宗棠的职权事小,封锁消息,影响军事部署事大呀!此外,景廉也贪污钱财,冒领军饷,他的军队空额竟然过半,而且军纪极差。

“这个也不能留!”左宗棠往火盆里扔了一块炭,捻了捻手,继续思考着。

“袁保恒,这才是个,是个……”左宗棠心里冒出了这个名字和半句话,可他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骂他。袁保恒本是朝廷指派给左宗棠的副手,可他丝毫没有副手的样子。对于每人、每事都爱自作主张,全不把左宗棠放在眼里。甚至公开指责左宗棠在攻克肃州之后的候旨休兵、督办屯田为“畏缩不前、贻误战机”,还

左宗棠

扬言要招募其父的旧部为先锋军入疆，俨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这是自为当今第一帅才的左宗棠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于朝廷，左宗棠也是很很不满意的。近日接到的京报上登载了台湾事件和朝廷处置该事件的上谕，左宗棠看后异常愤怒。那一天，居然当着下属和幕僚们的面大骂沈葆楨，说沈葆楨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说保荐沈葆楨的曾国藩是老废物，没眼力，连一个丧权辱国的污吏都分辨不了；甚至说当年林文忠公被这个贼子骗了，错把女儿嫁给了他。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掉下了老泪，后来竟大哭起林则徐来，说自己是天下第一无用之人，眼见林文忠公住过的伊犁被俄人糟蹋，竟不能光复，是枉读了他老人家的诗文，枉学了他老人家的精神。一时间把那些下属和幕僚吓得目瞪口呆。

想到这些，左宗棠不禁自惭起来：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竟然还这么意气用事，还像当年做师爷的那个狂生。不，应该说“还是”当年做师爷的那个狂生。

光绪元年(1875)二月的一天，帐外的亲兵轻轻地报了一声：

“大人，折差到，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文书！”

左宗棠心里一惊：“怎么又是六百里加急？”这正是军机处下给他的密谕。

左宗棠刚刚把加急文书打开看了一遍，就又火急起来，口里连连说道：“误国！误国啊！”

最后，当他读到这一段时，便严肃起来：

刻下情形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唯中国不图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若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之处，着该大臣酌度相宜，妥筹具奏。

左宗棠一阅之下，顿觉事关重大。忙定下心神，把谕旨仔仔细细读了两遍，心里不觉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哪个封疆大吏如此不知事理，竟提出放弃新疆的荒唐议论来。大清坐了200多年的江山，从不曾随便割让疆土。自从道光朝割了香港以来，虽然屡有割地之事，但每出一桩，必然惹得天下震动。被迫割地，尚且如此，要是主动放弃偌大的新疆，岂不是要激出大变。“此议万万不可行啊！”左宗棠自言自语道。

密谕中首先告知左宗棠，有人反对西征，建议撤军，但是没有指明是谁反对，只引述了反对者的理由。同时也告知有人支持西征。上谕的后段申述了朝廷的看法，说：“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唯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关内回军复起，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必有未能。”最后说：“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着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

奏。”密谕中还提出了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兵力、饷项、粮运、人事等，“着左宗棠体察情形，迅速具奏”。

细细琢磨密谕中的字里行间，他更有一喜。喜的是太后没有贸然采用此计，出于慎重要他陈述意见，而且密谕中的词句显然是偏向塞防一方。“说不定这上谕是文祥大人拟的。”他在心里暗暗地说。

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便精心研究海疆的防御、西北的地舆，力主海防塞防并重。这个坚定不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林则徐的影响。因为林则徐一贯是海塞两防并重派。

1842年，林则徐被谪戍伊犁，10月10日，行抵嘉峪关。翌日，策马出关，“一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近关多土坡，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日记》第422页）。不禁感从中来，写下了《出嘉峪关感赋》四首，其中一首道：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左宗棠

淡淡几笔，勾画出了嘉峪关的雄姿与“边关”风情，盛赞了祖国的雄伟山川以及乾隆帝戡定新疆、统一祖国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其中一首还有警句“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诗作抒怀明志，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毛泽东赞赏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高举反帝斗争旗帜的民族英雄，也喜欢诵读他的诗作，曾多次手书这首诗。

这是林则徐关怀西北边防的开始。

1842年底，林则徐行抵伊犁戍所。1844至1845年，林则徐奉命勘办南疆荒地，周历南疆的和阗、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焉耆）等地，并且到了托克逊、吐鲁番、哈密，行程万余里。当时，沙俄帝国主义正在不断蚕食鲸吞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广大中国领土，新疆的边防岌岌可危。林则徐经过数年对新疆边防的实地考察，发现沙俄是中国西北边陲的可怕敌人，隐患方长。

1845年10月下旬，林则徐被赦入关，“人以英夷事问之”，他回答说：“英夷由海道犯中国实难”，只需善守海口，英国便“无如我何”。“予观俄国势日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438页）1850年，林则徐告病回籍，“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

从1858年到1864年期间,沙俄先后胁迫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事实充分证明了林则徐对西北边疆要加强国防力量的远见卓识。

……

此刻,左宗棠大步走出大帐,冲门外值勤的亲兵说:“速请徐、刘两位提督来!”

徐占彪和刘锦棠火速赶到左宗棠的大帐,一进门,二人异口同声地说:“督帅,有事吗?是不是朝廷旨准出兵了?”

左宗棠不动声色地把密谕递给他俩,说:“这是朝廷给我的密谕。你们看看吧。”

徐、刘二人接过密谕,一时摸不着左宗棠的用意,但也不敢多问,就一同看了起来。左宗棠却在一旁静静地瞧着他俩的动态。

不一会儿,两人便跳了起来,徐占彪性子急,先开口:“督帅,这是什么话,难道咱们辛辛苦苦打到这儿都白打了?”

刘锦棠是读书人出身,比徐占彪毕竟稳当些,他拉了一把徐占彪,起身走到左宗棠面前,说:“督帅,这放弃新疆,专注海防之议未免偏颇了些,恐怕不可行吧?”

左宗棠耷拉下眼皮,故意不看二人,长吁一口气道:“咳,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啊!”

“那督帅究竟怎样复奏呢?”刘锦棠追问了一句。

“班师东进喽!”

“怎么复奏?”左宗棠又仰面看天,“自然是体恤朝廷的苦。”

刘锦棠,心里暗自疑惑:督帅今天说话怎么拿腔拿调的?全无平日的气概?莫非督帅有意试探我二人?便暂不出声,站在一旁给左宗棠“相面”,察其颜色,窥其内心。

徐占彪却全没有刘锦棠的心计,早已是怒不可遏。他冲到左宗棠面前,吼道:“督帅!您糊涂啦?您怎么能置祖宗的基业和咱们楚军将士们的血汗于不顾呢?何况您为了平回乱,打新疆,打帕夏(指阿古柏),六十好几的人了,还督促我们奋勇杀敌,报效朝廷。怎么,怎么您……”

左宗棠假意打不起精神,把手懒懒地一摆,说:“还提那些干什么?如今是保住海防要紧啊!”

徐占彪真的急了,一把拉住刘锦棠:“刘提督,督帅糊涂了,您快劝劝他老人家吧!”

刘锦棠翻起眼皮,正瞧见左宗棠在偷眼看他,又见徐占彪急得都要哭了,心里不禁想笑。他强忍了一忍,也拿腔拿调地说:“徐提督,督帅说得有理呀……”

“什么?还有理?”

“是啊。”刘锦棠瞟了一眼一脸惊诧的左宗棠,继续说:“督帅说的就是有理。

如今朝廷有海防之患，是万万顾不上西北的，既然难以收复，收复又难管辖，不如放弃西北。督帅，”刘锦棠转向左宗棠，“您当年就经营福建，大有基础。如今筹办新式水师，您定被朝廷倚重，不过……”

刘锦棠卖了个关子，倒把左宗棠逗起来了，急忙问道：“不过什么？”

刘锦棠并不着急，顿一顿，慢慢说道：“不过督帅年纪大了，怕经不起海上的风浪。哎，沈幼丹不是正在督办海防吗，他又是福建船政大臣。干脆，督帅保荐他水师提督，咱们兄弟去帮办一下……”

刘锦棠话未讲完，左宗棠先叫了起来：“你放屁！”

刘锦棠实在憋不住了，“嗤”一声笑了出来。左宗棠却没有看见，一边在帐里来回急走，一边吼着：“啊？沈葆楨？卖国贼！让他督办水师？那还不把水师办到日本去？！还让老夫保荐？呸！老夫收复了新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参掉他沈葆楨！还说什么？我老了？我老吗？我精神得很！”

左宗棠正待骂下去，忽见刘锦棠捂着肚子蹲在一旁笑个不停，徐占彪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两个。顿时明白了什么，停住不说了。

刘锦棠用了好大力气止住笑，努力站直，向左宗棠施了一礼，说：“督、督帅，恕锦棠无礼。您这场戏？……”

左宗棠一屁股坐到马扎上，自己也笑了起来。

刘锦棠脸色一变，上前一步，说：“督帅，帕夏不可不打，新疆不可不平，西北不可不保啊！”

徐占彪却还没有回过味来，依旧张着大嘴傻看着左、刘二人说：“督帅，这、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左宗棠看了一眼刘锦棠，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占彪，锦棠，新疆我是一定要打的，西北我也决不会放弃。当然朝廷的苦处我们也得体谅。刚才都是玩笑，你二人不愧是我左宗棠的左膀右臂。今天叫你们来，是要和你们商议一下，看怎么向朝廷复奏。徐占彪！”

徐占彪抖擞精神，答应一声：“卑职在！”

“你久在西北，熟知贼事，今天你要好好讲讲贼情！”

“遵命！”

“刘锦棠！”

“卑职在！”

“你回籍养病数月，对东南情形多有知晓，今日你要谈谈国势！”

“遵命！”

“我们三人干脆熬个通宵，把这个折子赶出来！”

……

光绪元年的三月初三，左宗棠没有应刘锦棠之邀前去踏青，而是在大帐里对奏

折做最后的润色。

左宗棠自督军陕甘以来，坚持住在军营里，即便现在是备战时期，相对安宁，他也没在肃州城里长住，还是住在军营的帐篷里。

看着拟出的奏稿，左宗棠还是不满意，总觉得气势不够。他思虑再三，提笔在前面加了一段，追述乾隆数次平定新疆叛乱，最终巩固了对新疆的统治。

左宗棠想：太后虽然对祖制从不放在眼里，可对祖宗还是敬畏的。更何况太后对于对她有利的祖制并不排斥，所以，把乾隆爷抬出来还是管用的。

接下来，折子写到了新疆的战略地位，回顾了周、秦、汉、唐各朝历史，特别强调指出了：西北安则国家安，它们的衰弱都是从丢失西北开始的。左宗棠觉得这一段写得还不够充分，提笔又添了一段：

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至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疆，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

他停下笔，略一沉思，继续写道：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左宗棠一气写完这一段，觉得神气充足，非常满意。再往下看时却又不快起来，原来以下奏折写到了筹饷的问题，刘锦棠和徐占彪对此可是一窍不通，他俩从不问筹饷的事，只知道向左宗棠要粮要饷。左宗棠只得亲自起草这一段。提起粮饷二事，左宗棠不由得又头疼起来。他觉得如今打仗，兵不用愁，曾国藩曾讲过：天下最好的兵是湖南人。而今天的湘军楚军都已经掌握在左宗棠手里了，不单如此，只要他左三爹爹振臂一呼，三湘子弟要多少有多少。可打仗要钱，人要吃饭。为了这一粮一饷，左宗棠可以说是用尽了浑身的解数。督师西北以来，左宗棠明显地衰老了，他自己最清楚，这完全是为了筹粮筹饷累坏的。如今写折子又要写到这件事，他不由得心里一阵烦乱。

左宗棠“啪”地把笔往桌上一拍，伏在书桌上两眼呆呆地看着前面，思绪万千。

今年左宗棠已经是65岁的人了，要说老，倒也不算太老。大清如今用人是资历第一，朝中多是白头卿相，60开外的一品大员平常得很，比如文祥，比左宗棠还大，却正是当红。可左宗棠是带兵打仗的，这对65岁的人来说就有些困难了，不怪

人家要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问。但当前时局所迫，“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应该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状态。但是人心是肉长的，他毕竟是个感情丰富怀七情六欲之人，一想起一连串不幸的家事，不禁暗暗伤神。因为自从他西征以来，他的家庭已经受了许多痛苦的打击，连遭丧亲之痛，肝肠寸断。

想到这里，左宗棠不禁叹了一口气，眼窝有些湿润，一滴老泪竟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

“啪嗒”，泪水打在文稿上，左宗棠连忙用手去抹。忽然，“新疆”两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震，陡然严肃起来。他叫着自己：“左季高啊左季高！你好糊涂啊，竟置太后、皇上的恩典于不顾，置万民的疾苦于不理，置大好河山落入外侵者手中而不痛，你有何资格带这双眼花翎，穿这一品补服？有何面目立于人世呀！”

于是他抖擞精神，又奋笔疾书起来。

他一气把匀款东就的问题大书特书，指出海防用款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而西北用兵，则非指望其他省份的助款不可。现今西北的饷银不是多，而是奇缺，各省的助款多有拖欠，不要说匀款东就，就是自给也办不到。

然后，他又分析新疆局势，俄、英动向及阿古柏的状况，陈述了进军的方略。

最后，左宗棠热血上涌，提笔写道：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覬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及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

这时的左宗棠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请读者注意，为阅读方便起见，笔者未引征奏折的全文。左宗棠在这份极为重要的奏折里，一一驳斥了卖国投降的议论。他首先就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而当时形势，塞防比海防更急迫。西征军的粮饷困难万分，远不及海防富裕，所谓“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实在毫无道理。西方各国在我东南沿海，志在通商权利，现在已有通商口岸，订有条约，各国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对我挑起大战，这对他们通商求利不利，特别在当时，不至于有战争。至于西北塞防，新疆已沦陷多年，俄罗斯又占据伊犁，如果“此时即拟停兵撤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独甘危险，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也不会平安。他驳斥了李鸿章所谓新疆是人的肢体，去掉了于元气无伤的谬论，说：

“新疆与西北各省和中国是一个整体，失去四肢，人如何能好好生活

左宗棠